

## 巧遇

□ 周忠华（安徽芜湖，国企职员）

芜湖县红杨镇的西河古镇，东濒青弋江，圩堤两侧的民居，徽派建筑居多，老街青石板铺路，距今已600多年的历史。

我第四次到访西河古镇时，行至“许蔚南巷”，看见一位年约七旬的老人戴着灰色布帽正独自坐在自家门口晒着太阳，老人见我端着相机拍照，竟主动和我搭话：“你是哪里人？”“我是芜湖人。”老人笑道：“哦，是老乡呢！”一句老乡，倍感亲切。“这里保护得蛮不错，比以前好太多了！”我感叹道，“就是人少。”老人接道：“这条巷子是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镇里还立了牌子呢！”老人脸上洋溢着自豪之情。

老人的父亲许蔚南，从前开的豆腐坊位

于下街头尾段，到河边取水要绕行数百米。于是他亲自动手在豆腐坊一侧修出一条便道，既方便了自家制作豆腐时取水，又让邻里下到河沿洗菜、淘米、担水不再多走弯路，一举多得。邻里心怀感恩，多愿到他家买豆腐。自此，他家豆腐坊生意也渐渐红火起来了。

老人还告诉我，他家的老宅已有两百多年历史，历经青弋江洪水考验，随着河堤的抬高，房子也是越修越高。老人问我：“你能看出这房子的特别吗？”我说：“墙很坚固，是徽派样式。”老人微笑着：“再看看，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用手抚摸着斑驳的墙面，一时还参透不出老人话中的玄机。这时，老人指着墙体上突出部分

向上弧形的弯曲道：“你看这像什么？”“像翘角的飞檐！”我肯定地回答，老人笑了。

难怪在我拍的照片里，有年代的老屋墙面中间多呈“r”形，再向上又是弧形。原来这弧形部分是之前房屋的屋顶，河堤抬升后，只要把低于河堤房子的瓦掀掉，重新在上面加盖一层，之前的屋顶就成了墙体，而飞檐镶于墙体中部，外观上便与众不同了。老人说：“洪水来袭，淹了下面，人就住高处。从街面上看，房屋就是一层，内里却是两层楼往上的高度呢！”

一次巧遇，健谈的老人，以及独特老屋中蕴涵的人与自然抗争的民间智慧，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 一把好手

□ 朱直尧（黑龙江佳木斯，国企职员）

母亲掰苞米是一把好手。

母亲溜土豆也是一把好手。

母亲切土豆丝就像剜饺子，更是一把好手。

那年，我家西屋租给新婚田姓一户人家，新媳妇瘦瘦的，大眼睛，是三连村的代课老师。有次她过来打水，母亲正在做饭。她问道：“剜饺子包饺子呀，婶？”这一问，把母亲问蒙了。母亲笑了，说：“那哪是剜饺子，是切土豆丝！”她诧异地睁大眼睛凑身过来一看：“切土豆丝能这么快？”

整齐的土豆丝安安静静地躺在搪瓷盆里，漫过的水，显得土豆丝越发金黄。

我刚好放学，放下书包，从里屋出来，舀一瓢凉水正在喝，听见她们说话。好奇心

极强的我，水喝到一半，也凑上前去。

“哪都有你！还不赶紧去学习去！”母亲严厉喝道。我笑嘻嘻躲开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清晰记得那一幕。

现在想想，母亲在她六十八年的一生里，在我的记忆中，确实是人人服气的一把好手。

母亲手快。苞米当年全是站秆掰，掰下来运到家里，再扒光棒。无论是掰是扒，母亲都以绝对速度取胜。我，我哥，我爹，都甘拜下风。特别是我，不服气，又总是最后一个。

后来有了改变。我姐毕业分到煤机厂子弟校当老师，她对象来我家帮着秋收，我们都掰四根垄，他那么一个大个子，能吃能喝，掰两根垄都被我落得老远。扒苞米更是，

我那个准姐夫看上去简直就一磨洋工的。

过日子母亲更是把好手。搬进城里后，我儿子小，很多衣裤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有次竟然用我爱人的旧毛衣给儿子改成毛裤。我丈母娘调过来翻过去怎么看都眼熟，可就是琢磨不透怎么翻改的。

儿子上了小学，学校要求每人一个口袋。母亲得知后满心欢喜，自己的手艺还有用场，连夜缝制了十几个五彩口袋，送给儿子的小同学，儿子的脸上老有光了。

如今，那个小豆包都上了高中，有天下楼远远听见咚咚咚剜饺子声，拐过楼角，看见有个老太太特别像母亲，我不禁一愣，紧着快走几步，才看清她正在切晒萝卜条。忽然想起已过世的母亲，不禁泪下。

